

• 专论 •

# 国家安全视阈下的现代武器装备价值及启示

白建武

**【摘 要】**武器装备对于打赢、遏制、影响战争进程和军事变革等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对国家实力的构成、国际地位提升和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凝聚力等具有重要政治价值,因此必须发展武器装备,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保证。

**【关 键 词】**武器装备 军事政治

**【作者简介】**白建武(1967~),男,河南卢氏人。装备学院基础系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科技哲学。

当今的有核国家到底有多少?这恐怕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时至今日,围绕核问题的“禁核”“弃核”仍纷争不断,尘埃仍未落定。一个核武器为何搅得世界不得安宁?从军事政治学视角,我们结合核武器的发展史,对武器装备的价值做一番审视和考察,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 一 武器装备的军事价值

军事价值是武器装备最直接、最基本也是最原始的价值体现。从打赢战争到影响和遏制战争,武器装备的军事价值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拓展的过程。

第一,表现在打赢战争上。武器装备是战争的产物,战争的对抗实质上是力量的对抗,武器装备本质上是为了弥补战争对人的体能不断增强的要求而产生的。从早期的肉搏到现在的远程精确打击,人类借用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以不断提高和突破自身能力的极限去赢得战争胜利,这一点从武器装备的工具性上可以充分地看出来。纵观人类战争

发展史,在早期的徒手格斗被棍棒、刀枪等武器的使用替代后,战争演化史实际上就成为一部武器装备的发展史,战争对武器装备的依赖性逐步增强,武器装备逐渐成为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从早期战争中进攻武器的选择与使用,到之后防护装备的发明与应用;从原来对单件武器的运用,到如今对武器系统的整体追求,武器装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攻”到“防”,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件武器”到“武器系统”的发展过程,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战争对武器装备这一物质基础的依赖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如今,武器装备已成为影响战争进程与结局的最重要的物质因素,其作用和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第二,表现在遏制战争上。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冲突是战争的终极根源,但战争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条件,尽管这种条件千差万别,甚至在许多时候看来无足轻重的因素成为引发某些大战的导火索,大战看似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纷繁复杂的表面原因背后,有共同的因素在影响着战争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集中反映双方军事力量物质基础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条基本的规律,即当双方军事力量基本均衡、大致相当时,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最小,因为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完胜对方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发动战争,战争胜负结局难以预料,冷战时期即是如此;当双方军事力量存在一定差距,并且当差距达到优势一方认为有足够的把握战胜另一方时,最容易爆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20世纪90年代初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占,以及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均是如此。军事大国、强国之所以发动战争、以武力实现国家意志和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处于优势地位的包括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现代高科技武器装备的优势是军队数量、士气等传统要素难以弥补和无法替代的。当今时代,在高技术武器装备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甚至可以做到战争中的零伤亡。因此,军事大国、强国,可能会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地位,诉诸武力解决纷争,甚至实现霸权。

既然如此,又如何能遏制战争呢?答案在于战略性武器的威慑力。小国、弱国一旦拥有类似核武器的超级杀伤性武器,就能够对军事大国、强国产生足够的威慑,使得对方不敢轻易使用武力,从而遏制战争的爆发。因此,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对战争的遏制未必来自全面的军事力量均衡,只要有足以产生震慑力的“撒手锏”装备,哪怕只是一两件,也足以使强敌不敢轻易动武。可见,现代高技术武器装备所创造的“战争神话”,往往能够产

生瓦解对方军民斗志、涣散其士气的作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第三,表现在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上。最能说明武器装备这一作用的,也许是美国当年原子弹的研制与使用了。美国实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时,用美国当时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促使战争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快地取得胜利”,美国政府才不惜血本投入巨额人力、物力、财力和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资料显示,当时美国政府动员了50多万人(其中科研人员15万名),耗资22亿美元,将当时美国全国近1/3的电力投入“曼哈顿工程”。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如果在最后通牒期(8月3日)后日本没有答复就使用原子弹。1945年8月6日,一颗重4吨、外号“小男孩”的铀弹被投到日本广岛,摧毁了这座有35万人口的城市。这颗原子弹还是没能使日本人接受《波茨坦宣言》,他们甚至怀疑原子弹已经研制出来的事实。美国见第一颗原子弹的使用没有起到促使日本投降的作用,便决定使用第二颗原子弹。8月9日,另一颗重5吨、外号“胖子”的铀弹在长崎上空爆炸,该城瞬间化为废墟。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令世人惊恐,日本天皇在长崎被炸的第二天便命令日本首相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们暂且抛开使用原子弹的必要性以及其打开了核战争的“潘多拉盒子”不提,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两颗原子弹的投爆,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缩短了战争的时间,大大减少了同盟国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减轻了这些国家的物质损失,具有重大意义。

也许这一例子有些极端,但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随着武器装备性能的不断提高,它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也逐渐增大。拥有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的一方更易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水平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就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抗。比如一方战机的雷达扫描半径是80千米,而另一方是150千米,这就意味着在前者发现后者之前,可能已经被后者击落,这种“单项透明”的状况随着军事技术“代差”的扩大越来越普遍,战争的不对称性在加剧。

第四,表现在对军事变革的促进和影响上。武器装备是军事变革的先导性和主导性因素。所谓先导性是指一事物的变化能够带动相关事物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器装备作为战争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刺激着人们把最先进的智慧成果应用于此,促使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因此武器装备成为军事领域里最活跃、最易变的因素,武器装备处于战斗力生成的最

上游,在战斗力链条的最顶端,常常先于其他要素发生变革,其先导性是显而易见的。所谓主导性是指一事物的变化能够在众多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具有决定性地位和作用。武器装备是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这个物质基础毫无疑问对包括战略、战术、作战指挥等在内的战争理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进而对军队的教育训练、体制编制、后勤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具有主导性。目前对历史上历次军事革命的划分就是以武器装备的断代性发展为依据的,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变革的先发因素和最显著标志就是武器装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武器装备对军事变革的重要意义。

武器装备发展促进作战方式和作战理论的变革。武器装备与作战方式的关系,就如同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比如,同锄头、镰刀等简单工具相适应的只能是个体化的生产方式,同自动化的大机器相适应的一定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从古到今,武器装备的变化发展带来各种各样新的作战方式方法,即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战方式方法。恩格斯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sup>①</sup>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军事装备对作战方式和作战理论变革的作用。

从古今中外的战争来看,刀、枪、剑、戟等冷兵器的使用产生了密集方阵的作战方式;燧发枪的发明带来了能充分发挥火枪火力的宽正面、浅纵深的线式战术;火炮的出现又促使线式战术向减少伤亡的散兵线式战术演变;坦克催生了机械化战争理论及“闪击战”理论和快速突破、大纵深进攻的作战方式;飞机的面世,相应地导致了杜黑的“制空权”理论和空战作战方式的产生;铁甲战舰则相应地产生了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和海上作战方式。随着海、陆、空,特别是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天、电、磁等作战空间的拓展及相应的武器装备的产生与发展,提出了诸军兵种武器装备配合使用的问题,产生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作战方式和联合作战理论。当前,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武器装备革命——电子信息革命,正在孕育、产生着信息战、电磁战、非线性作战等全新的作战方式与作战理论。可以预见,未来随着太空武器装备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太空战的作战理论和作战方式。

武器装备发展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讲,军队的体制编制主要反映军事系统内人与武器装备两大要素的结合方式,体制编制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促进人与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4~515页。

武器装备的结合上。判断一种体制编制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够促使人与武器装备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在军队发展的历史上,体制编制发生过多次大的变革,其重要动因之一就是武器装备的发展。

关于武器装备发展对军队体制编制变革的影响,马克思曾这样说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sup>①</sup>马克思看到了那个时代由射击火器的产生带来的军队体制编制的变化。

武器装备发展促进军队体制编制变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武器装备发展促进军队结构的变化和变革,影响军兵种的产生、消亡及比例的变化上。军兵种就是不同性能的武器装备与掌握和使用相应武器装备的人员相结合的产物,从古至今,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军兵种,绝大多数是武器装备发展的产物,这些军兵种大多以武器装备的名称、作战性能和作战领域来命名,如由早期的步兵、骑兵为主的陆军发展演化到后来由步兵、炮兵、装甲兵、防化兵、空降兵,以及空军、海军、战略火箭军等众多军兵种构成的现代军队,而同时在历史上曾经名声显赫的骑兵则随着机械化时代的到来退出了战争的历史舞台。随着太空时代的来临和天基作战武器装备的发展,美国、俄罗斯纷纷建立自己的太空部队,一个全新的军种——天军出现了,相信随着新军事变革带来的大量信息武器装备和新概念武器装备的产生与应用,将会催生新军兵种的出现。另外,随着机械化时代、信息化武器装备效能的大大提高,对武器装备效能、质量的要求在提升,对军队人员数量的要求呈现出下降趋势,必然要求对军队的结构做出调整,当前,全球范围内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大趋势就是这一变化的产物,世界上主要军事大国、强国纷纷对军队体制编制做出调整,缩减军队人员数量,同时减小陆军等传统军兵种的比例,扩大海、空、天等军兵种的兵力,并建立电子对抗、数字化部队等新军兵种,以适应形势变化对军队建设的新要求。

除了以上几点影响之外,武器装备发展对作战指挥、后勤保障、军人素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在指挥方式、手段上,从古代的击鼓为号、摇旗变阵,发展到后来的无线电通信、雷达导航,再到今天的自动化指挥,可以说这些变化同样是武器装备发展的产物。总之,武器装备作为军事活动的最重要物质基础和载体,不仅影响着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而且对其他军事要素的变革有着先导性和主导性的影响。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4页。

## 二 现代武器装备的政治价值

武器装备的政治价值是随着其功能、效用的变化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价值,特别是与战略性武器的出现密切相关。

第一,武器装备是国家实力的体现、国际地位的象征。武器装备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已成为实现国家意志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军事工具和手段,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战略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

战略武器是国之重器,其对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影响可以通过核武器的发展历程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前所述,“胖子”和“小男孩”这两颗原子弹横空出世,翻开了人类武器发展史上最特别的一页。由于震惊世界的威力,其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近似疯狂的核竞赛,出现了各种核武器不断升级换代、残酷竞争的复杂局面,并把人类置于核大战的边缘。

这场竞赛的主角是美国和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是作为战胜国的英、法,还是作为战败国的德、意、日,由于战争的影响都元气大伤,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战后唯一能同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就是苏联。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差异,美苏对抗的格局就此形成,两国军事领域的对抗与竞赛也就此开始,其中最典型的就核武器竞赛。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使人们对核武器的威力有了充分认识,在军事战略上都高度重视核威慑力量。面对美国的先发优势,苏联人后起直追,在美国爆炸原子弹 4 年后,苏联人在 1949 年 8 月 29 日成功进行了核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苏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要避免毁灭的危险,就必须保持核优势,至少维持核力量平衡,才能在遭到对方核打击后有足够的报复能力,因此,围绕提高和改进核武器的性能和实战能力的核武器开发与研制成为美苏两国竞相追逐的目标。从此,两国以核军备竞赛为标志的军事对抗与竞赛就此拉开了帷幕。

美苏核竞赛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55 年,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第二阶段,从 1955 年到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大力发展核武器,但美国仍占优势。第三阶段,1962 年以后,美国的核优势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对削弱,苏联的核力量相对上升,逐渐形成核均势。1972 年美苏宣布“平等与同等安全”为两国关系的基础,标志着核均势的完全达成。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才宣告结

束,这场竞赛的均势才被打破,冷战以美国的胜出而告终。

核武器竞赛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并在后来引发其他一些国家如英、法也加入其中。前些年印度、巴基斯坦成为国际“核俱乐部”的新成员,如果把一只脚已经迈进核门槛的以色列、巴西等国计算在内,目前已经拥有核武器和拥有核能力的国家已有近 10 个。在近似疯狂地角逐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人们终于理性地认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因为一场核大战足以毁灭整个地球。因此,限制发展核武器已成为国际上的共识,一系列限制发展核武器的国际公约不断面世,核武器也被人们作为一种威慑武器而发挥作用。尽管如此,目前仍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秘密研制核武器成为有核国家。

核武器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众多国家不惜投入巨大国力、冒着违反国际公约和国际社会道义谴责的风险进行研制和生产呢?答案是非常简单和直白的:核武器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不能否认,大国在外交舞台上的攻守进退,其背后的重要支柱仍然是军事实力。美苏两霸的核竞赛一方面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因为作为两大阵营的老大哥,没有足以同对方抗衡的“硬家伙”,大哥地位就会受到质疑与动摇,其实后者可能是美苏两国更不愿意看到的。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面对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垄断和核讹诈,先后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继 20 世纪 60 年代研制出“两弹一星”之后,70 年代又研制出核潜艇和洲际弹道导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国际地位。正因为如此,世界大国往往不惜投入巨资研制、生产先进武器装备,以此为资本,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进而谋取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军事实力仍是决定大国国际地位和发言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初一度降温的军备竞赛近年来又明显回升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美国在原有的对手——苏联衰落后仍不遗余力地强化军事优势的深层原因。2014 年 5 月 2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一讲话,强调美国在未来 100 年要继续“领导世界”,军事实力等四大因素仍将是美国继续领导全球的核心因素。所以,只要国际形势局部动荡的一面还在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涉仍然存在,即人类的共同利益还未大于或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军事手段比经济和科技手段更加直接和有效,军事实力的强弱就会

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大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武器装备作为军事实力重要扮演者的角色就不会消失。

第二,以武器装备为支撑的军事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是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历史反复表明,国际上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因此,军事实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仅有军事实力固然无法支撑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没有强大的军力,国家就会成为一个跛足者,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无法得到保证,走向强大就更是一句空话。

大国和富国不等同于强国,一个没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称不上是一个强国,大国和富国就不会遭受外敌入侵则更是幼稚的想法。历史的惨痛教训我们不能忘记。

斗转星移,时代发展到今天,尽管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基本的一点仍旧没有改变:军事实力仍然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保障。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经济是基础,科技是先导,而军事则是牢固的后盾和最终的保障。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做了如下的注解:什么是最重要的国家实力?关于国际政治中大国崛起的权威研究表明,国家实力最终是两个因素互动的产物: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主导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它利用主导成果创造有效的军事能力,反过来加强了现有经济优势,造就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既维持着自身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有利于总体的国际体系。显然,这是关于军事实力定位的、典型的美国式表述,但也不无道理。约瑟夫·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中认为,(军事)安全就像是氧气,当氧气充足的时候,人们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一旦氧气不足,人们就再也不可能干任何其他事情了。正因为如此,作为军事实力重要标志的武器装备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具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武器装备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体现出来的是武器装备的外部性政治功能的话,那么,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则是其内部性政治功能的表现。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综合国力。由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前几个因素可以通过具体指标和实体性要素来衡量,因此传统观念中对综合国力强弱的认识更注重这些因素,而由于民族凝聚力是一种抽象的难以量化的非实体性因素,所以常常被人们忽视。目前这一传统观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其实古人早就对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孔子曾说“足食,足兵,民信。然宁舍兵去食,不可无信。”这是孔子在教



导他的学生子贡为官之道、治国之法。拥有民信,具有相当的民族凝聚力,这样的国家就强韧坚忍,无坚不摧。民族凝聚力受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历史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军事实力是最直接、最显性的影响因素。

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会对一个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在国家实力决定话语权、实力崇拜成为国际政治主导价值观的现有国际政治秩序下,“文明的冲突”理论难以掩盖其强权政治的强盗逻辑:强势文明背后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强大国力,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当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秩序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甚至内政不断地遭到强权国家干预、国家利益遭受剥夺时,民众中是难以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的。因此,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大与否对一个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有重要影响。从古至今,无论是部落纷争还国家冲突,最终的解决主要是依靠实力。传统观念认为,军事实力是衡量国力强弱的最重要标志。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受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飞速发展的影响,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对国家国力的影响作用显著提升,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实力左右国际政治格局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如前所述,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对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有着重大影响,武器装备特别是战略性武器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因此,一个国家拥有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武器装备往往会振奋民族精神、增加民族凝聚力。当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举国欢腾的历史一幕将会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同样,20世纪末印度、巴基斯坦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对提高其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一些国力并不强大的国家,不惜倾一国之力研制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武器装备的原因所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器装备是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重要载体。

### 三 武器装备发展要为实现强国梦 强军梦提供坚强保证

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武器装备的发展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和规律。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

主席在多个场合阐释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思想,不仅对中国梦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做出了科学阐释,而且对如何实现中国梦做出了战略设计和部署,指明了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途径和要求,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第一次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这三大要素有机统一起来,使中国梦不再遥不可及,让梦想照进了现实,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sup>①</sup>这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科学指南。

当今天下并不太平,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图谋;当前中国国内正处在改革攻坚和矛盾凸显的特殊时期,而且国际国内问题交织联动,不仅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也使我们面临的风险、矛盾及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如何处理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政略与战略的关系?人民军队如何履行好使命?在 2012 年 12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sup>②</sup>。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跃然纸上。

要确保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的安宁,就必须具备强大的军事硬实力,在实现强国梦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和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自觉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责任。习近平主席在提出强国梦后不久到广州战区考察时指出,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接着,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又进一步强调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sup>③</sup>强国梦、强军梦、强军目标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三者背后有着严密的逻辑:中国梦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描绘了美好的愿景;强军梦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实现强国梦的大背景中审视和谋划。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作后盾。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强国梦就难以梦想成真。因此,强军梦不仅是强国梦的内在组成,也是其强大支

①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30 日。

② 《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 2014 年第 52 页。

③ 《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 2014 年第 85 页。

撑。古人云“兵者,国之大事也。”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旧猖獗的当今世界,实现强国梦不能没有强大军力的支撑。历史反复证明:国不富无以强兵,兵不强无以保国;能战方能止战,有备才能无患。强军目标使强国、强军的梦想具体化了,指出了实现梦想的逻辑起点。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以此来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从强国梦到强军梦,再到强军目标,清晰地绘就了实现梦想的路线图,强国梦、强军梦、强军目标三者一脉相承,相互贯通。强国是最终目标,强军是内在要求,强军目标是逻辑起点,强军梦为强国梦提供力量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为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但当今时代武器装备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我们绝不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和平发展是我们的既定方针,我们决不会走西方“国强必霸”的老路,更不会穷兵黩武。但是,武器装备的军事、政治价值告诉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就难有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辽宁”号航母下水、J20飞机试飞,每一件新式装备面世都会引起世人的关注,让国人振奋和激动。针对武器装备发展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要“铸好剑、敢亮剑”。因此,我军的武器装备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和强军梦的目标下来谋划,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后盾。

(责任编辑:李海平)

## The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Weaponry and Equip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Bai Jianwu*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weaponry and equipment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namely, winning, deterring, and influencing the war process as well as military revolution. It explains the political value of weaponry and equipment from national

power , symbol of international role , and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pride and cohesion. It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weaponry and equipment must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ream of a strong nation and a strong army.

**Keywords:** weaponry and equipment; military affairs and politics

(英文校译: 李丛禾)